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八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摭青雜記　王明清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

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為鬼兵也乃免冑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為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甲冑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

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坐者瞪視不言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廵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廵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斂容羡其英特豈期

今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廵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廵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兼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葢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顧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

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兆甃人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餚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廵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

西多與士大夫言之

建炎庚戌歲建州兇賊范汝為飢荒嘯聚至十餘萬是時朝廷以邊境多故未遑致討遂命本路官司姑務招安汝為聽命遂領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殺人而已其刼人財物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縣不能制次年春呂忠翊本關西人得受福州監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為賊徒所刼呂監有女十七八歲亦為所掠是時賊徒正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為有族子范希

周本士人三入上舍間在學校曾試中上等陷在賊中不能自脫年二十五六歲猶未娶呂監之女為希周得見其為宦家女又顏色清麗性情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册為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貞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止之曰我陷在賊雖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刑汝衣冠宦族免女

擄刼在此為大不幸大將軍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或語言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是再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為軍人將校所擄吾誓不再辱唯一死耳希周曰我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為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度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視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蘇

具言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
安將令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令汝從人文官未
可知武官可必有也縣君不肯做尚戀戀為逆賊之妻
不忍拋耶呂氏曰彼名雖曰賊其實君子也彼是讀書
人但為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作
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
奉事二親亦多快活何必嫁人紹興壬戌歲呂監為封
州將領一日有廣州使臣賀信承以公牒到將領司呂

監延于廳上既去呂氏謂呂監曰適來者何人也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監笑曰汝范家子死于亂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賀自與你范家子並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箇范家子耶呂氏為父所阻亦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到封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得了畢時復至呂氏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次熟問其鄉貫出身賀羞愧白呂監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昔為叛逆某陷在于城

中既而大軍來討城破舉黄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賊
人宗族一併誅夷遂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
下收楊幺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某每戰尤盡力
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其解由初任和州指使第
一任合就監官當以闕達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吕監又
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賀泣曰在賊中時擄得
一官員家女為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且約苟
存性命彼此勿嫁娶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見今不

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箇爨妾而已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為泣下引入中堂見其女住數日事畢結束奩具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罷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監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常與余說其事

項四郎泰州鹽商也常販自荆湖歸至太平州中夜月明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船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命稍子急救之乃一丫鬟女子也十五六歲問其所事曰姓

徐本北人澧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刼賊其驚墮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遭賊手矣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留之為子婦遂命獨寢比歸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吾等商賈人家止可娶農賈之家女彼驕貴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緝布為村俗人事也不如貨得百十千别與兒男娶由是富家娼家競來索買項曰彼一家人遭難獨留得餘生今我既不留為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

人豈可更教他作娼女婢妾一生無出頭耶其妻屢以為言至于喧爭項終不肯項隣里有一金官人受得澧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能針線遂親見項求娶項執前言不肯金尉求之不已女常呼項為阿爹因謂項曰兒受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與好人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箇周旋底人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曰汝自意如此吾豈可固執但後

去或有不是處不干我事女曰此事皃甘心情願也遂
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
失所金尉笑曰吾與四郎是隣居豈不知其無他念耶
金尉問項所索項曰吾始者更要陪些奩具嫁人今與
官人既無結束豈復需索也徐氏既歸金尉金尉見其
是女身又宦家皃女又凡事曉得大稱所望始名為意
奴又改為意姐又以排行呼為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
汝家世分相當册為正室縱無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

往來項家如親戚居一年相挈安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昨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至今不曾歸不知得甚處使者七娘意其父母必死但悲哀號哭不復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大刼盜因推勘乃問其前後又曾在甚處刼掠某人財物内有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刼一徐通判船是財物只有一稍子脚上中鎗船中人皆走船尾去方擔得一擔籠出上岸忽聞鳴鑼聲恐是官軍來遂走散去並不曾傷

人七娘聞之稍稍自安但未有的耗又一年金尉權一
邑事有一過往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甚類
其兄比去乃與金尉説金尉乃具晚食召將仕因問其
父歴任經由將仕曰某乃河北人流寓在此寄居數年
自辰倅罷得鄂倅見今在岳州寄居金尉又問罷辰倅
赴臨安日舟行步行乎將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
如何想無風波之恐將仕曰不曾有風波之恐只在太
平州遭一大刼賊財物無甚大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

日尋屍不得因淚下金尉乃引將仕入中堂見七娘兄妹將持大哭既而說雙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當日將仕但聞商人收得轉偃在金尉適其詳悉未及契勘次日問金尉元直費幾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某與令妹有言約矣况今已有娠豈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與阿兄說及項四郎高義賢者當初如此如此將仕泣曰彼商賈乃髙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禮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難終汝者項君也于是將仕發書告父

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畫項像為生祠終身奉事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洒清潔皆一品器皿椅卓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熈豐間有一士人乃邵武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知相引就茶肆相敘闊别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别為袋子繫于肘腋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次置此金于茶卓上未及收拾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遺出既飲極歡夜將半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

遂不更去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曽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與若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説甚麼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曽在盛肆吃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拉去不曽拜稟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命坐者着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衆中不可辨認遂為收取

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曽為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塊數稱兩同即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之族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標

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肆中再問李塊數稱兩李記若干塊若干兩主人開之與李所言相符即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李既知其不受但慚怍不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

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于
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
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
氏之親嘗與余具言其事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
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
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
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

冠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絶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景有着模處玉為人體態容貌清秀舉措閑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從之單推官度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

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席每蒙前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于息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又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與舅並門居幼許與其

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為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為司

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亦嫁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

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也錯然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

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為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媪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年雖蒙汝恩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媪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

司人從自宅堂接出王與司戸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戸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别如何司戸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上禮就會勝寺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謂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脱出青雲之上我沉

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鍼線妙絶春娘曰我司戸正少一鍼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我方便得脱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戸左右要鍼線人姊得我為之則最相宜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戸司戸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求續司戸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

射雙鵰邪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傍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已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

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樂郊私語

姚桐壽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壞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却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為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筊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

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聨云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鋪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葢誤以徐灣為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繿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鋪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賛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為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

驢之句為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嵗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為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偽為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悦世主于一時耳

括蒼劉伯温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提

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於海鹽之横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為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為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為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

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
日本為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
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
自為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黄若有霾霧市中喧言
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
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千
百遍回視窻隙壁竇皆成兩圓影若重黄卵亦復開合

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為上刑急人不樂生天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完者以數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為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為備及敵已入境倉徨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

之問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即統苗土官軍分為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棲董旺從峽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皁亭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夾城巷張軍悉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静可憩國初有僧真諦性若顓騃而恪守戒律第為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塜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婬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顓戇致禍苦為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

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耰耡畚插皆為段壞揚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黄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黄昱乾道間有黄綸然廟為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黄竟不知為誰按重修碑記云黄公不

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耆老云公為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圮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謂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黄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為彼善為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為牧者曷不盡若黄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黄公也余亦勉承

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黄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黄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録于此

趙子固宗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㪚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

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柰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於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絶若夫慫恿徹里竟誅桑哥之姦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為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為迎賓文酒之所今為剝斂叫囂之

場前後何雅洶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掛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餘節略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泰懷印脱身易姓名為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絶江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闕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

託昇仲實同守闕　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
世所從來兹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
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
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
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
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
密院副都統國朝内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
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

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楧敦武校尉贑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攜孤扶櫬而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楧生母訾夫人相與保護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為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所在著績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

復于至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
煢煢在疚傷余結髮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為旅人
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無以
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于當代大方為友
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馳川陸
戒嚴海鹽自州佐廵塲以下皆統兵北屯半邏新豐廣
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間米穀騰踴而新爨不

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艫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婬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

無得免焉民間謡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寳慶楊

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

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

左劵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

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

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三番以一月更

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歛鞭朴極楚無

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比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為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誰之力豈不慚䩄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為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飛棹往來買販雖吏兵莫之敢攖至正丁酉濼城范廉卿以蔭補蘆瀝巡檢其為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

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心懼毋敢于州比私販境内為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師為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之句疑以為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延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

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葢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城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餒肥裁皮褥作書林寳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令無倫君不見氷蚕之錦

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葢波斯國别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廠有至元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彥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黄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為宗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為黄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師淵為太常丞師夏為判

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賈字吉甫兖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畢弟生之聽嚴傅老胥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為此州先正曾訔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

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異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爲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天闕爲天閲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爲道義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當時

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别以他褥進
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
而僧格盧世榮輩以罷冗官一條為侵奪朝權讐聲朝
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俟之途將
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途中得免明日雖拜
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
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

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夢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為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為未足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為本州一大後患也

潘從事澤民嘗為余言本州達嚕噶齊頴森布哈本北

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布哈初至聞此夜不敢卧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荅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布哈誤聽遂驚跳入内呼其妻曰本冀作達嚕噶齊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為布哈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布哈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

寮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布哈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知不覺共為絶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為真境也布哈令為參知政事

己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蝡蝡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

月有州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既出肺腸其腸忽蜿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寛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嵗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令日墻外牛鬬娘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鬬墻外是後復不言一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

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

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閲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𡣕𡣕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讃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為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内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

斷則雖百千萬刧此光常若如新粤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于吳會傳像教于江左是葢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干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欻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

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為世稀有余以為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故與靈邦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為廣文感極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内各為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却過去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援筆記

此為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參知政事入本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恖而髯戴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温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豊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棐廸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奬見王者之制

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
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魯璪拜贊余甚疑之此
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
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
為贊耳此葢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裁截前後詞句而
借以為贊也年代既久淪落民間為常氏所得復以魯
璪為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魯中紹興甲午趙逵
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璪作啓余

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為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以火攻我師遂大捷既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為繆心戰繆不以介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

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絶百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勤畚插況為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恠杉青閘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奬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别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黄侍講大成樂記言真州貝君身為考

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製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寧大晟樂大吕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余乃竊嘆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既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没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黥卒爲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

節三寸定黄鍾之律蔡京亦從臾其說即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頒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髙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髙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遘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令州學鍾髙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㸃危于清河鋒鏃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别有出于緹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溆川楊氏當康惠公

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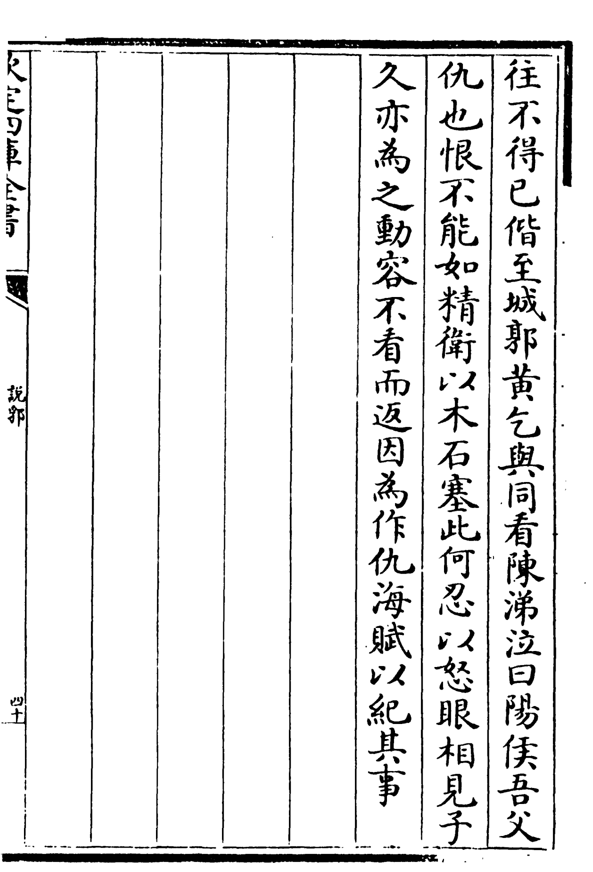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為作圖紀其說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之責望賓主者

楊康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

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庭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并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别室候之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國家立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甞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曄金烱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

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揚揮出門外閉關滅燭駡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彦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彦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黄公望子久親暱彦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彦廉同



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黄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為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為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隱窟雜志

温革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又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為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葢善其用經如己自出特為豪健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常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之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別人

脚跡嘗傳為嗢乙骨反噱渠畧反大笑不止也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譃云又遭鞋底

汪内相勸主上聽政表云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盖佳語也或曰若移上句為下句則善不可加矣

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為是語乎

仁廟初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為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葢用明皇故事也

閬州有三雅池古有濬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三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謂劉表一子好酒嘗製三爵大受一斗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

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曽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注云酒𠧪雅同音則雅字葢借用三雅乃杯也無可疑者趙德麟論法帖據唐人李涪刊誤云短啓出晉宋兵戎之際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云罪死者是違制令故也余觀文選載任昉沈約為中丞時彈章云死罪死罪是惶懼語不必謂違制令乃云

爾也

今世燒香埋火蓋有所自楞嚴云焚水沉無令見火是也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朶并南庫法酒此三者麟臺故事不載因誌之

取覆膀子盖兩制見宰執之禮自建炎中庶官亦用今則布衣以下皆通用矣

梁溪漫志

費袞

故事朝廷有命撰樂章贊訟救葬輓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荅高麗書並送秘書省官撰蓋學士代正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崇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方異時內外制闕人多就此取之所以館職儲立蓋本此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常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

王大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文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乞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為厲世之具深矣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笑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

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有間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匀奴姓吳氏女兄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為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普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兵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然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挺下

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為鄧州南陽縣尉女子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人繫以北每欲侵凌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絶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已出兵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乃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江適吕承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數逼女力拒之大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為賊辱因躍入水其屍浮數里不

沒賊怒因撞以干乃沒女時年十四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沒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從得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所靳惜清樂

百倍於功名爵禄也

江東村落間有藂祠其女巫多付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間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之聚謀曰吾儕為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偽為

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令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
受錢翌日又果復來廟庭袒裼叫㖃極口醜詆不可聞
廟旁民大驚觀之者踵至少年抵神相前方祭賽羅列
即舉所祀皆悉飲之以至肴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縶
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
人益神之即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麗
盎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
乃巫寘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

鸞訖息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為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觧作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觧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徹藍宇之肥犬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持刀擊去難回顧兎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說郛卷十八下